

標點繪圖小說片錦

能仁寺

陸衣言編校

上海文明書局發行

標點繪圖小說片錦

能仁寺

陸衣言編校

上海文明書局發行

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發行

標點繪圖
小說片錦
能仁寺

【全一冊 定價一角五分】

編校者 陸 衣 言

發行者兼 文明書局

發行所 文明書局
上海南京路

發行所 中華書局
上海河南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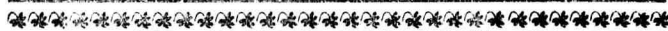
分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



能仁寺

吳縣陸衣言編校

清雍正初年，邳州管河州判姓安，雙名學海，表字水心，滿州人。爲人正直無私，又不曾巴結上司。因此河臺總督合他不對，調署高堰外河通判。偏是安學海到任之後，正是春盡夏初水長的時候。那洪澤湖連日連夜長水，高家堰口子，冲開一百餘丈，那水直奔了高家堰外河上游而來，不但兩岸冲刷，連那民間的田園房舍，都冲得東倒西歪，七零八落。安學海急得目瞪口呆，只得連夜稟報。那河台得報，便借此參了一本革職拿問，帶罪賠修。將安學海交山陽縣衙門收管，追取賠修銀兩。還虧那山陽縣因他是清官，又是官犯，不會下在監裏，就安頓在監門裏一個土地廟裏居住。安學海住在裏面，還可安身。只是那賠修的官項，計須五千餘金，後任工員，催逼得又緊。安學海兩袖清風，一時那裏交得上，沒奈何，只得寫了家信，打發人即日回京，命公子將房地田園折變，好拼湊着交這賠項。



却說安學海有一公子，年十七歲，生得伶俐聰明，粉粧玉琢。單名一個驥字，表字千里，正在北京老家閉門讀書。安公子接得因信，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一夜不會好生得睡。直到次日晌午，託了至親好友，湊集了二千四百金，收拾行李，帶了跟隨華忠，雇了兩個驢夫，即日起身南行。

一日，正走到在平的上站，忽然華忠病了，不能上路。安公子急得言不得，語不得。那華忠說道：『我的好小爺，你且莫着急，我如今有個主意：這裏過了在平，從大路往南，有個地方，叫二十八棵紅柳樹，那裏有我一個妹夫。這人姓褚，人稱他是褚一官。我寫一封結結實實的信，求他一直的把你送到淮安。你把這信帶上，等我託店家找一個妥當人，明日就同你起身。只走半站到在平，那座悅來老店落程住下，再給驢夫幾百錢，叫他把書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，叫褚老一找到悅來店來。大爺，你可千千萬萬見了這個人的面，再商量去的話！不然就在那店裏耽擱一天，倒使得。要緊，要緊！』公子低頭一想，再無別法，只得一一的緊記在心。

[illegible]

僭們有本事，硬把他被套裏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，還不領他的情呢！

正說到這句話，只見一個人騎着一頭黑驢兒，從路南一步步慢慢的走了過去。只見驢上那人把扯手往懷一帶，就轉過山坡兒過山後去了不提。

白臉兒狼又說：『僭們這時候拿上這兩吊錢，先找個地方兒潦到上半天兒，回來到店裏，就說見着姓褚的了，他沒空兒來，在家裏等僭們。把那個文謫謫的雞



兩個驢夫談話一人騎驢過山坡

兒誑上了道兒，僭們可不往南奔二十八棵紅柳樹，往北奔黑風崗。那黑風崗是條背道，趕到那裏大約天也就是時候了，等走到崗上頭，把那小么兒誑下牲口來，往那沒底兒的山澗裏一推，這銀子行李，可就屬了你我哩！你說這個主意高不高？那傻狗本是個見錢如命的糊塗東西，聽了這話，便說：『有了！僭就是這麼辦咧！』當下二人商定，便站起身來搖頭晃腦的走了。

他兩個自己覺着這事商量了一個停妥嚴密，再不想『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；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；』又道是『路上說話，草裏有人聽。』這話暫且不表。

且說那安公子打發兩個騾夫去了半天，也不知究竟找得着找不着那褚一官；那褚一官也不知究竟能來不能來；自己又不敢離開這屋子，只急得他轉磨兒的一一般在屋裏亂轉。轉了一會，想了想：『這等不是道理，等我靜一靜兒罷。』隨把個馬褥子鋪在炕沿上，盤腿坐好，閉上眼睛，把自家平日念過的文章，一篇篇的背

誦起來。背到那得意的地方，只聽他高聲朗誦的念道是：『罔極之深恩未報，而又徒留不肖肢體，遺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愁。百年之歲月幾何？而忍吾親有限之精神，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……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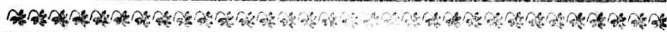
正閉着眼睛背到這裏，只聽得外面踏踏踏踏的一陣牲口蹄兒響，心裏說：『好了！是驢夫回來了！』忙忙的出了房門兒，站在台階兒底下等着。只聽得牲口蹄兒的聲兒，越走越近，一直的騎進穿堂門來，看了看纔知不是驢夫。只見一個人騎着匹烏雲蓋雪的小黑驢兒，走到當院裏，把扯手一攏，那牲口站住，他就棄鎧離鞍下來。

公子留神一看，原來是一個絕色的輕年女子。只見他生得兩條春山含翠的柳葉眉，一雙秋水無塵的杏子眼；鼻如懸膽，唇似丹硃；蓮臉生波，桃腮帶靨；耳邊廂帶着兩個硬紅墜子，越顯得紅白分明；正是不笑不說話，一笑兩酒窩兒；說甚麼出水洛神，還疑作散花天女。只是他那豔如桃李之中，却又凜如霜雪，對了光兒好一

似照着了那秦宮寶鏡一般，懾得人膽氣生寒，眼光不定。

公子連忙退了兩步，扭轉身子要進房去，不覺得又回頭一看，見他頭上罩着一幅元青縐紗包頭，兩個角兒搭在耳邊，兩個角兒一直的蓋在腦後燕尾兒上；身穿一件搭脚面長的佛青粗布衫兒，一封書兒的袖子不捲，蓋着兩隻手；腳下穿一雙二藍尖頭繡碎花的弓鞋，那大小只好二寸有零，不及三寸。公子心裏想道：『我從來怕見生眼的婦女，一見就不覺得臉紅；但是親友本家家裏，我也見過許多的少年閨秀，從不曾見這等一個天人相貌！作怪的是他怎麼這樣一副姿容，弄成恁般一個打扮？不醜不恥，是個甚麼原故呢？』一面想着，就轉身上了台階兒，進了屋子，放下那半截藍布帘兒來，巴着帘縫兒望外又看。只見那女子下了驢兒，把扯手搭在鞍子的判官頭兒上，把手裏的鞭子望鞍橋洞兒裏一插。

這個當兒，那跑堂兒的從外頭跑進來，就往西配房儘南頭正對着自己住的這間店房裏讓。又聽跑堂兒的接了牲口，隨即問了一聲，說：『這牲口拉到槽上餵



上罷？」那女子說：『不用，你就給我拴在這牕根兒底下。』那跑堂的拴好了牲口，回身也一般的擎了臉水、茶壺、香火來放在桌兒上。那女子說：『把茶留下，別的一概不用。要飯要水，聽我的信。我還等一個人。我不叫你，你不必來。』那跑堂兒的聽一句應一句的回身向外邊去了。

跑堂兒的走後，那女子進房去，先將門上的布帘兒高高的吊起來，然後把那張柳木圈椅挪到當門，就在椅兒上坐定。他也不茶不煙，一言不發，默默的只向對面安公子這間客房裏瞅着。

安公子想道：『這女子好生作怪！獨自一人，沒有男伴，沒有行李，進了店，又不是打尖，又不是投宿，默默的單向了我這間屋子望着，是何原故？……等我把門關上。』誰知那門關上又開了；從帘縫兒裏見那女子對着這邊冷笑。安公子說：『不好！他准是笑我呢！只是這門又關不住，如何是好！』一眼見院子裏放著一塊大石，心裏說：『不如把這東西弄進來，頂住門，連夜間都可放心。』隨即走到院子當中，

對著穿堂門外，找跑堂的，可巧見他靠在牕台上歇腿。安公子朝他招一招手，跑堂的道：『要開壺啊！你老？』安公子說：『不是煩你把這大石頭拿到我屋裏去。』跑堂的道：『這東西有二三百斤，我拿不動。』安公子道：『你叫打更的拿，我給錢。』跑堂的叫了兩箇更夫：一箇走來把石踢了一腳，那石絲毫不動。一箇說：『非拿鐵頭把根掘起來不行。』說着，便去拿了鐵頭繩槓來了。

只見那箇女子欸欸的走到跟前問道：『你們作甚？』跑堂的道：『這位客人要用這塊石頭，給他弄進去。你老躲遠着瞧，小心碰著。』那女子道：『弄這塊石頭，何至鬧的馬仰人翻？』

一個更夫道：『這傢伙如何搬得動？』那女子對石一看，有二尺多高，二百四五十斤重。對更夫道：『你們走開！』他先挽袖子，把青粗布衫往旁一掀，兩隻手靠定石頭，只一撼，又往前一推，那石頭就拱起來了；看的衆人齊聲喝彩。那女子回頭向安公子道：『尊客這石頭放在那裏？』公子道：『有勞，就放在屋裏罷。』那女子



彩喝聲齊人衆門進石提子女

一手提石進門，輕輕把石頭放下，把身上土拍了拍，回身靠桌坐下，說：『尊客！請房裏坐。』

安公子一見，心裏道：『怕他進來，他反坐下，欲不進去，行李銀子都在屋裏。』想着，只得進房，向女子致謝。那女子也還了箇禮道：『尊客請坐！請問上姓，仙鄉那裏？看你不是官員，又非買賣，究竟有甚麼要緊的勾當，不帶一人，就這等孤身上路？』安公子說：『我姓安，是保定府人，到河南去打算謀館。我本有箇伙伴在後面走着，隨後就來。』那

女子冷笑說：『你說是保定府人；聽你說話，分明是京都口音。你說往河南去，如今走的是山東大路。你又說去謀館，世間可有帶着兩三千銀子去謀館的嗎？你說有一個伙伴在後的話，倒是實話。』一席話，把安公子嚇得閉口無言。

安公子一想：『我原爲保這銀子，欲救父難，如此看來，連我性命都要不保了。』只急得痛哭起來，事到其間，也不得不說了。他便把他父親怎的半生攻苦，纔得了個榜下知縣；纔得了知縣，怎的被上司參了，下在監裏帶罪賠修；自己怎的變產救父，家人臥病，只剩自己一人，從頭至尾，對那女子哭訴一遍。那女子不聽猶可。聽了這話，只見他面上現出一團煞氣，那眼淚在眼眶內亂轉，只不好哭出來。向安公子道：『你原來是位公子，你如今窮途末路，舉目無依，你請的褚一官，他萬不能來，你不必妄等。我既出來多事，定保你人財無恙，父子團圓。眼前我還有些未了的小事，必須親走一闕，我早則三更，遲則五更，必定回來。你那兩箇驢夫回來，無論他說褚家怎樣的回話，你總等見了我再講動身，要緊，要緊！』說著，叫店家拉過那驢兒。

騎上，說聲：『公子保重。』一陣電捲星飛，霎時不見踪影。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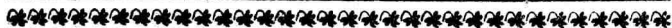
*

*

*

却說那女子搬石頭的時節，衆人便都詫異；及至合公子攀談，傳到店主耳中。那店主是箇老經紀，見那女子行踪古怪，公子又年輕，便走來問公子道：『那娘兒們是否認識？』公子說：『我連他名姓都不知。』店主說：『我看那女子有些邪氣，如有差失，都是店中干係，你不如早走爲是。』公子着急說：『叫我一人怎走？』店主往外一指道：『那不是驢夫回來了？』公子連忙問：『怎麼樣？見着他沒有？』驢夫道：『好容易找著了那箇齋爺。他家內有事，不能來，請你親去。』公子便忙收拾行李，帶了驢夫去了。

這女子到底是何等樣的人？且慢說他姓名。從幼學得武藝高強，好打不平。因過土山，聽驢夫商量傷天害理，他動了義憤。卽到店訪着公子，借那石頭搭話，曉得是一個孝子，想救他這場大難，故臨行叫等他來了再走。



却說驛夫引公子往北而行，見那路崎嶇不平，沒有村莊人煙，公子有些怕起來了，便說：『如何走到這荒僻地方來？』白臉兒狼說：『此是小道兒，過了山崗，就見著二十八棵紅柳樹。』行了一程，到了黑風崗山脚下，白臉兒狼對苟儂狗說：『你照應行李，我先上崗去看。』正走間，路傍老樹枝將驛眼撞了一下，把那白臉兒狼掀了下來。那驛子順着黑風崗山脚跑了下去，還有兩疋驛子，也跟了下來。白臉兒狼見驛跑了，他爬起來就趕，草帽也落了，一直趕到一座大廟前。

安公子擡頭一看，只見一座大廟，山門上是『能仁古剎』四個大字。正中山門外面，用亂甃砌着；左右兩個角門，儘西頭有個車門，也都關着。那東邊角門牆上，却掛着一個木牌，上寫『本廟安寓過往行客』。隔牆一望，裏面塔影冲霄，松聲滿耳，香煙冷落，殿宇荒涼。廟外有合抱不交的幾株大樹。挨門一棵樹下，放着一張桌子，一條板櫈。桌上晾着幾碗茶，一個錢筐，籬樹上掛着一口鐘。一個老和尚在那裏。



安公子在能仁寺前和和尚談話

坐着賣茶化緣。

公子便問那老和尚道：『這裏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有多遠？』那老和尚說：『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，怎的走起這條路來？你們想是從大路來的呀？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，自然該從岔道口往南去纔是呢。』公子一聽道：『這不又繞了遠兒了嗎？』

說着，只見那白臉兒狼滿頭大汗的趕來了。公子問他道：『你看，如今又耽擱了這半天工夫，得甚麼時候纔到呢？』白臉兒狼氣喘吁吁的說：『不值甚麼！咱們

此為試讀，需要完整PDF請訪問：www.erton